

李明玉◎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乱世白驹

乱世白药

李明玉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白药 / 李明玉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222-11714-3

I. ①乱… II. ①李… III. ①曲焕章(1880~1938)
—生平事迹 IV. ①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115 号

乱世白药 李明玉 ©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陈浩东
杜佳颖
苏 娅
马文杰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邮 编
网 址
E - m a i l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http://ynpress.yunshow.com>
ynrms@sina.com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印 数
版 次
印 刷
书 号
定 价

787×1092 1/16
19.75
300 千
1-3000 册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昆明银河印刷厂
ISBN 978-7-222-11714-3
36.80 元



Contents. 目录

1·	红尘之桥	1
2·	悲欢童年	10
3·	少年情怀	22
4·	婚姻大事	48
5·	人生之路	69
6·	牢狱之灾	88
7·	逃亡岁月	105
8·	被匪迫医	125
9·	白药问世	144
10·	行医通海	165

11·	一代神医	190
12·	药冠南滇	210
13·	白发人送黑发人	229
14·	百宝丹命运	248
15·	曲焕章大药房	266
16·	抗日烽火	270
17·	曲焕章之死	288

1	一代神医	190
01	药冠南滇	210
22	白发人送黑发人	229
33	百宝丹命运	248
44	曲焕章大药房	266
55	抗日烽火	270
66	曲焕章之死	288
77	曲焕章之死	288
88	曲焕章之死	288
99	曲焕章之死	288
100	曲焕章之死	288
111	曲焕章之死	288
122	曲焕章之死	288
133	曲焕章之死	288
144	曲焕章之死	288
155	曲焕章之死	288



7. 红尘之桥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二十日，一代神医曲焕章带着满腔的恨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焦易堂通过报纸发表消息，表示沉痛哀悼、惋惜！同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谈话说：“在抗战正需用人才之时，我国著名的曲焕章医士的逝世，实为国家、民族之不幸！”战火纷飞的年月已经远去，而滇南神医曲焕章的人生传奇、白药的故事依然流传于世。

话说滇国故里江川，这地方就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赵官村背山面向星云湖，素有“干赵官”之称。在村西北有一座桥，人称关园子桥，关园子桥原是一座木桥，上面就摆了两根光光的木头，行走很是不便，却也少不得一年一修，几年一换。要是遇到雨水天，乡亲们宁可绕道远行，也不愿从桥上走过。河水上涨的时候，这桥便成了一座危桥。可没了桥，则更觉不便，邻村的人上街赶集，村里人上山打柴、收种庄稼都只能绕道远行。想在此建一座石桥，已是几辈子村里人的梦想！

村里居住的人家并不多，大都相处和睦。世居村里的曲宗周，世代以农业为生，由于祖上的积余和勤俭，到宗周时也算得上是一小康人家。几年前父母亲皆已过世，宗周膝下有一位五岁的女儿，唤作大

囡，连同媳妇三人一块儿过日子。平日里农闲时，宗周也会帮人去做些泥水活，这时宗周媳妇就一个人在家中操持家务，做些针线活，带孩子，这小日子倒也过得甜甜蜜蜜。

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春，宗周媳妇又生下了一个孩子，仍是女孩，这小女儿便依姐姐之名唤作二囡。曲宗周心里不免感到失落，平日里连做梦都想着要是媳妇能生下个儿子那该多好！一日，曲宗周正想问，忽见他的好友袁恩龄前来看望，原来袁恩龄也是赵官村人，其父袁天桂为文进士，善岐黄，出身于书香医药世家的袁恩龄可谓才高八斗，并且知书识礼，看似一副书生模样，不仅精通武术，又懂医术，深得村里人敬重。只听袁恩龄笑道：“大哥、嫂子近来可好？”曲宗周苦笑道：“来，来！恩龄快请上座。”说着又赶忙挪过椅子，倒好茶水请袁恩龄上座。袁恩龄接过茶水，方才坐下笑道：

“宗周，莫不是因嫂子给你生了个千金便如此唉声叹气！”曲宗周叹道：“你又没成亲，这事说了你也不懂！”宗周媳妇听得，欲言又止，眼看着孩子的小嘴正往怀里拱，慌忙转过身给孩子喂奶。袁恩龄笑道：“什么不懂，生了个女儿又有何不好？如大哥所言，可惜恩龄眼下尚未成亲，要不你我结为亲家，岂不更好？”曲宗周笑道：“恩龄就不要再取笑宗周了。”袁恩龄笑道：“宗周到底因何事弄得这般烦恼，不妨说来听听！”曲宗周叹道：“恩龄你不是不知道，宗周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按照族规，待将来年迈之时若是家中还没有儿子，家产就得被家族中人白白分去。”袁恩龄笑道：“就为这事？大哥、嫂子也不要太难过了，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宗周媳妇在一旁听得，叹道：“唉，都只怨自己！只怨自己没能给你生出个儿子来。”曲宗周看到媳妇的伤心样，连忙安慰道：“别哭，别哭！哭坏了身子可咋办？待养好身子再生一个就是了，不就是一个儿子么？别人家有的，我们早晚也会有的。”袁恩龄笑道：“大哥早这样说不就对了嘛，兴许再生一个还偏就是位少爷，到时只怕大哥早笑得合不拢嘴了！”宗周媳妇叹道：“说生儿子就生儿子，这事哪那么容易，这都是命啊！”宗周媳妇说着，心里更觉伤心，泪水大滴大滴地落在了正在吃奶的孩子脸上，孩子吓得惊恐地望着母亲，曲宗周急道：“看你，快别吓着孩子！”袁恩龄笑

道：“嫂子也不必想得太多了，眼下还是养好身子要紧！”宗周媳妇笑道：“恩龄，不知袁伯父、袁伯母他们为你订下了门亲事没有？”袁恩龄笑道：“嫂子，暂时还没有，恩龄对于成亲这事倒还未想过，不过家父、家母为此事已是着急万分，眼下正在四处托人打听合适的人家。”曲宗周笑道：“以恩龄的才学品貌还愁找不到个好媳妇？”袁恩龄笑道：“大哥又在取笑恩龄了！”袁恩龄说着便欲告辞，曲宗周赶忙起身送到门外。

就在二囡刚好半岁时，一日，宗周媳妇不小心着了凉，加上心情抑郁，便一病在床。曲宗周赶到袁家抓了几副草药回来，虽经多方求治，仍不见好转。曲宗周望着媳妇日益憔悴的样子，以及还在吃奶的二囡，既难过又焦急，心里七上八下的。连日来，曲宗周不仅要细心照顾妻子，还得照看好两个女儿，在家中忙得团团转，可妻子的病却不见一点好转的迹象。这日下午，曲宗周在给媳妇喂草药的时候，忽听见小女儿的哭声，方才想起大囡出去玩半天了，“这疯丫头，都快吃晚饭了，怎么还不见回家？”曲宗周倒好药凉着，与媳妇说过，便慌忙出去寻找。

刚出家门不远，便见邻居家的王婶慌慌张张一路跑来，急道：“宗周，快到关园子桥，快到关园子桥，你孩子出事了。”曲宗周一听这话，只惊得六神无主，急忙随王婶向关园子桥赶去。却见那里已站了不少人，村里的王保长急道：“宗周，待恩龄将大囡救起时，她已经死了！”曲宗周点了点头，含泪道：“宗周在此替大囡谢谢恩龄了！”袁恩龄含泪道：“宗周，恩龄正欲去找你，不想你就来了。恩龄今日一早上山去采草药，回来时看到关园子桥有人落水了，没想到竟是大囡，可惜恩龄未能救活大囡，恩龄这心里头也很难过！”曲宗周含泪道：“恩龄也不必太自责了，也许命该如此！”大伙望着眼前的一切，皆不免摇头叹气，都说这关园子桥早该修一修了，要不宗周的女儿今日如何会出事？说话间大伙早让开了一条道，宗周走进人群，眼见大囡躺在地上，他蹲下身抱起女儿，悲痛得欲哭无泪，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只听一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哭泣道：“小姐姐，小姐姐她想从桥上走过去到那边玩，就——就滑到河里去了，待大人赶来时，小姐姐就不见了。”袁恩龄叹道：“宗周，既然孩子

已经出了事，你还是想开点。人死了不能复生，要保重身子啊！”王婶叹道：“唉，都是这关园子桥。”曲宗周擦了把眼泪，正欲站起身来，却见妻子急急忙忙向这边赶来。宗周媳妇一听到孩子出了事，哪里顾得上喝什么药，也顾不了浑身的病痛，便抱了孩子一路跌跌撞撞地哭着赶来。望着死去的女儿，任凭宗周、王婶、袁恩龄和乡亲们百般劝解，宗周媳妇直哭得气断声吞，昏死过去。

待安葬完女儿，曲宗周经历此事后明显苍老了，妻子更是病得奄奄一息，连说话都有气无力，只有进去的气，哪还有出来的气，眼看已是时日不多了。这日，宗周媳妇拉着丈夫的手，含泪道：“宗周，瞧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宗周，请你千万答应我，待我死后，你再去找一个女人生个儿子，好好待我的女儿，将她养大成人，告诉她这世上曾经有一个疼爱她的娘！”曲宗周含泪点了点头，握着媳妇的手，任泪水从脸上淌下。

不几日，曲宗周眼睁睁地看着媳妇从他身旁走了，只留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待安葬好媳妇，守过三日灵堂，望着身旁的女儿，不免想起死去的妻子，心里更加伤感，只恨医药为啥这般落后！为啥这般落后？

王婶原名王兰芬，眼下也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自然能体会宗周痛失妻女的那份痛苦。王兰芬把二囡抱去用奶水喂养了几日，这孩子不见妈妈，只是一个劲地啼哭，只好又将二囡送回来。袁恩龄叹道：“宗周，可曾想过再去找个女人？这样子也不是个办法。”曲宗周叹道：“恩龄，媳妇的尸骨未寒，你让宗周怎么去找呀！”袁恩龄叹道：“说得也是，可眼下也是没有法子了，若这二囡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哥如何对得住死去的嫂子？”曲宗周含泪道：“老天呀！你让宗周怎么办呐？”曲宗周抱着女儿急得团团转，仍是一点法子也没有。王兰芬叹道：“宗周，你还是去找一个女人吧！要不这孩子又太小，你一个大男人家的怎能养活？都说没娘的孩子难养活。唉，或是你选个吉日，先到‘武当别院’帮孩子寄个名，讨一道‘寄名符’回来放在家中，回过头来再去找一个能好好待孩子的女人。”这时妻子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宗周，待我死后，你一定要再去找一个女人，好好待我的女儿，把她养大成人。”曲宗周点了点头，含泪道：“我

听王婶的，也只能如此了。”

初五这日，曲宗周简单收拾了一下家什，便抱着孩子乘马车一路来到“武当别院”。这“武当别院”又名“碧云寺”，它面向抚仙湖，乃依山而建，也称“玄天阁”。据传始建于明代，寺中香客、善男信女很多，一年四季也是香火不断。曲宗周刚进寺中，正好与一僧人相遇，待行过礼，便向其慢慢道明来意。这时，一名唤作风藻的女孩正好与母亲来到寺中敬香，在一旁听到了，凤母心疼地接过孩子抱着，直夸这孩子：“生得多俊俏，真是可爱哟，小乖乖！”曲宗周、风藻、凤母便随僧人一道前去，到得大殿之上，僧人吩咐在此稍等片刻。忽然“哇”的一声，孩子大哭起来。风藻便帮母亲接过孩子，孩子居然不哭了，这使曲宗周很是惊奇，不由看了一眼那女孩，女孩约莫十六七岁光景。宗周忽又听到了女儿的笑声，不禁又看了一眼风藻，这女孩模样儿长得十分俊俏。风藻一抬头，知道是宗周在看她，不由害羞地低下了头，逗着孩子直笑，凤母在一旁笑道：“这小孩子就是挑人，你看我女儿抱着多乖啊！”宗周笑着点了点头。风藻听母亲如此一说，并不言语，只是静静地望着孩子笑，孩子也静静地望着她笑，眼睛一眨一眨的，像妈妈么？这时，僧人送来了“寄名符”，并嘱咐如何使用，曲宗周一一记下。待收好“寄名符”，曲宗周这才接过女儿抱着，笑道：“在下姓曲名宗周，家住赵官村。今日还真是谢谢两位了，敢问两位是哪里人氏？”凤母笑道：“我们娘俩是小街村人氏，今日一同前来的是小女靳风藻。”宗周又同母女俩说过几句客气话，便告辞而去。

不出一月，曲宗周便托媒前去提亲，不想风藻竟一口应下这门亲事。凤母一听这话，自知从小便把风藻这孩子给惯坏了！心中虽不大情愿，眼看事已至此，也不好再多言。

这年秋末，曲宗周和风藻结为夫妇这日，袁恩龄和魏官村的一位女孩也成亲了。婚后不久，一日袁恩龄夫妇来到了曲家，靳风藻一见，赶忙倒好茶水请夫妇俩上座。曲宗周笑道：“想不到恩龄和宗周成亲的日子竟会是同一日，不知道的人呐还以为你我早就商议好了！”袁恩龄笑道：“这还不都是算命先生给瞧的日子。”靳风藻笑道：“如此说来，不知算命先生把多少人成亲的日子都定在了那

日。”袁夫人笑道：“早就听说过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家，且又貌美如花，便是待二囡也如亲生女儿一般，今日一见真是令妹妹心服口服，真是让人好生羡慕！”靳凤藻笑道：“妹妹说的这是哪里话，又想笑话姐姐和宗周了不是？妹妹和这恩龄兄弟不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袁夫人笑道：“说正经的，待姐姐日后有了孩子，若妹妹和姐姐的是一男一女，妹妹很想和姐姐做个亲家，只是这事也不知姐姐是如何想的？”袁恩龄笑道：“此意甚好，此意甚好！”靳凤藻笑道：“这有何不好，这话都快说到凤藻心里头去了，你让凤藻哪里去寻这么好的亲家？”曲宗周、袁恩龄听得，不由齐声叫好！眼看时辰已不早，袁恩龄、袁夫人便欲告辞，曲宗周、靳凤藻听得，赶忙起身送至门外。

1876年，袁恩龄夫妇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袁槐。后一年曲宗周和靳凤藻也生下了个女孩，小名唤作三囡，夫妻俩喜欢得不得了，对两个女儿珍爱有加。到了晚清末年的1880年，在关园子建造一座石桥，这事再一次被乡亲提了出来。曲宗周叹道：“若能在关园子建一座石桥，自是最好不过了！”靳凤藻笑道：“这倒也是！宗周，前些日子听王保长说在桥踩好以前，除了男人和孩子外，是不允许任何妇人通过的。你说可笑不可笑？”曲宗周笑道：“这情形也跟修寺庙差不多，也不知是哪一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图个吉利，这桥自然也能够牢实些，同时也是出于对神灵的崇拜和尊敬。”靳凤藻笑道：“宗周，凤藻自然明白你心中的那份痛，如今欲修造关园子桥，我们曲家不妨先带头捐些钱出去，乡亲们知道了自然也会尽力而为的。”曲宗周笑道：“还是凤藻想得周到，只是宗周也不知道该捐多少钱为宜？”靳凤藻笑道：“捐少了当然不行，不过话说回来还得量力而行。”曲宗周咬了咬牙，笑道：“常言说有福有禄的，就捐十六两银子吧！”靳凤藻道：“十六两就十六两吧，这可都是功德钱呐！听乡亲们说王保长正为造桥四处筹钱，宗周，那你快去吧！”曲宗周听得，赶忙拿了钱出门而去。待一切准备得差不多时，便请来了工匠，各家各户出工出力，加入了造桥的行列。

造桥的日子里，外出经商的人带回消息说在云南的很多地方发生了瘟疫，劝大家快些逃命去吧！一时间直弄得人心惶惶，一些有钱人



家已开始收拾细软，准备举家逃走。瘟疫遍布云南全境，迤东、迤西尤为严重，且不易消灭，连年不绝。江川赵官村虽未有染病，众人听得仍是惊恐不已！宗周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心想妻子就要生孩子了，还是不让她知道的好！不想凤藻已经知晓此事，刚进得家门就向他说起，曲宗周正不知如何应付，却听凤藻笑道：“宗周，染病的又不是我们这里，皆是外面、外地州，想要逃出去岂不是白白送死？”宗周一听，悬着的一颗心方才落下，笑道：“为夫也是这么想，只要不跑到外面去，待在村里自是最好不过了。”

这日宗周仍像往常一样到关园子造桥。两个多月了，曲宗周同许多人一样晒得又黑又瘦，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一边忙活着，又开始说笑起来。“老夯，瘟疫要是来了，你准备带着媳妇逃到哪里去？你怕么？”老夯急道：“逃到哪去有个屁用！我怕啥？自古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怕有啥用？”大伙被他说得直笑，却又找不出反对他的理由。“宗周，看你这么黑，就跟木炭似的，晚上回到家里，不怕媳妇把你给当根木炭烧了。”小张话未说完，李石匠接口道：“人家宗周媳妇挺着个大肚子，就是想烧木炭，又如何拎得起这么大根木炭？”老夯急道：“宗周，待嫂子生下了孩子，让大伙给他取个名如何？可别说等我与媳妇商量商量后再告诉大伙。”曲宗周被大伙说得心里早乐开了花，笑道：“既然大伙都是在为乡亲们造桥，自然也是为我们自己造桥，为子孙后代造福！别说晒黑了，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至于孩子的名字，当然要请大伙一起帮想想。”众人皆点头称是。袁恩龄笑道：“若关园子桥早日建好了，乡亲们往后上山打柴、收种庄稼可就方便多了。”老夯笑道：“恩龄日后上山采挖草药可是更方便了？”袁恩龄点了点头，笑道：“宗周，嫂子这回肯定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曲宗周听得，欲言又止。李石匠笑道：“宗周，若嫂子能生下儿子，我定抱着孩子让他第一个从桥上走过。”宗周一听，却是笑而不答。眼看已是正午时分，忽见天空铺满了一望无际的彩云，颜色鲜艳亮丽，甚为壮观！李石匠、小张、老夯、宗周等见得，都仰头观望，众人皆不由称奇！大伙的心情，今日格外好，再过一会儿，这桥就要完工了，即刻便可以踩桥，乡亲们将永远告别那座木桥，一圆几辈人心中的梦想！曲宗周和众人把最后一

块雕好的石料放进去，内心的喜悦之情再也按捺不住，悄悄地绽放在脸上，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光。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喊道：“宗周，快，快些回家去吧！你媳妇快生孩子了。”老夯也在一旁催促道：“快去，这儿没事了，一会儿大伙准跟了来给孩子取名。”曲宗周已顾不得收拾东西，便急忙往家里赶去。

到了家里，却见产婆张大娘和王兰芬、吴姨她们正在屋里说笑着，王兰芬笑道：“你说这事怪不怪，眼看孩子就要出生了，天上忽然飘来满天的彩云，可孩子一出生，这满天的彩云便慢慢隐去了。”吴姨笑道：“这可是天降吉兆呢！难怪一大清早起来，又是喜鹊叫又是眼皮跳个不停。”张大娘笑道：“今日一早起来，只觉得这心里头有些怪怪的，总觉着要出什么事情，没想到是凤藻要生孩子了，这下好了！”一见到曲宗周，王兰芬祝贺道：“孩子他爹，恭喜啊！恭喜夫人给你生了个儿子。”曲宗周笑道：“宗周在这里谢谢张大娘，谢谢王婶，谢谢吴姨了！”宗周说着，内心的喜悦之情还真是无法言表。曲宗周走进房里，见妻子正躺在床上休息，孩子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旁。只听凤藻疲惫而温柔地说道：“宗周，趁着大伙高兴，把孩子抱出去让大伙看看吧！”宗周深情地望了一眼妻子，依言而出。大伙都说今日天空忽现彩云，这孩子和关园子桥又是同一日生，这关园子桥必定是造福乡亲们的，待将来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有出息之人。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宗周，这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嫂子？”老夯说着，一双脚早迈进了门。李石匠笑道：“给孩子取名了没有？”宗周笑道：“哪有那么快，今儿个趁大伙都在，还是烦请诸位给想一个吧！”众人闻听此言，皆想给孩子取个好名，可一时又哪里想得出来。忽见赵明贵来到家中，原来曲家和赵家祖上原是世交，赵明贵年方十六，又上过几年私塾，众人便推举他给孩子取个好名。赵明贵推辞不过，半晌方开口道：“今日天空忽现满天的彩云，这可是件稀罕事，保长和村里的长者眼下正在关园子桥上敬香，祷告神灵保佑关园子桥牢固万年，也保佑乡亲们平安，年年丰收有余！我看不如这样，既然宗周这儿子是和关园子桥一起诞生的，将来和关园子桥一样，必定是要造福乡亲们的。何不取‘桥官’之名如何？”众人听得赵明贵如此一说，不由齐声叫好！宗周一听，喜道：“好、

好，就这么着吧！”靳凤藻在房里听到了，心里不由暗自高兴！老夯道：“孩子既取了好名，待他长大成人之时，我们大伙要有什么困难就去找宗周的儿子——‘桥官’，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王兰芬在一旁埋怨道：“如今孩子不曾学会说话，便想着去沾光，羞不羞？”李石匠笑道：“好，王婶说得好！今日天降异彩，大伙可都是亲眼看到了的，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好日子，也是上天对乡亲们的恩赐。不过王婶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今日既是取名，不知‘占恩’如何？”众人听得，不由拍案叫绝，此乃好名，那“桥官”自然是乳名。王兰芬笑道：“宗周，桥官既是上天送来的，看来大家伙是打定你儿子的主意喽。”袁恩龄笑道：“宗周如今可是事事如意，万事顺心了！”曲宗周早笑得合不拢嘴，喜道：“就依大伙吧！”众人又说过一番道喜、祝贺之话，便都告辞而回。宗周送走客人，抱着孩子回房。

这日正好是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日。

2. 悲欢童年

桥官的到来，圆了宗周的儿子梦，心中甚是欢喜！成天心肝宝贝儿地叫个不停，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飞了。对妻子凤藻更是百般体贴，照顾备至，夫妻俩自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眼望着小桥官在母亲怀里一天天长大，宗周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开始为桥官编织着未来的梦，送私塾，进学堂念书，将来也到省城、京城赶考，要是能中个举人什么的，还真是光宗耀祖。

桥官五岁那年，凤藻花费了几个月心血用针线缝好了一顶帽子，这图案绣的乃是喜鹊嬉梅图。一大早，桥官便吵着向母亲要那顶帽子，凤藻笑道：“桥官，这帽子娘当然是给你做的，看看这上面绣的都是什么？”桥官接过帽子，“娘，真好看！上面有两只喜鹊，一只在睡懒觉，一只绕着梅花飞来飞去，那只小猫真懒，躺在树下看担水的小姑娘走路。啊！路边的花朵开了，花丛里躲着一只小青蛙，还有两只小蜜蜂在采蜜。”凤藻笑道：“这上面还有四块玉石，桥官知道写的什么字吗？”桥官笑道：“娘，不知道！”凤藻笑道：“小傻瓜，这上面写的呀是长命富贵四个字，能保佑我们的桥官平平安安长大！”桥官笑道：“娘，那黄颜色的这两颗呢？”凤藻笑道：“这两颗呀是玛瑙石！”桥官戴上帽子，抚弄着系在帽子边沿上的饰物，



“娘，上面还有小狗、小白兔、小鱼儿，还有小猫，它们真好看，是用什么做的？”桥官说着，晃了一下小脑袋。那声音清脆极了，像风儿吹过风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凤藻笑道：“小傻瓜，声音这么好听，当然是用银子做的。走起路来还要更好听呢！”桥官一阵风似的跑出家门，身后是一串银铃般的响声。小伙伴们都说那是“小花帽”，是小姑娘戴的帽子，桥官与小伙伴们争论一番，便哭着跑回来告诉母亲，说他不要戴小花帽，凤藻笑道：“这不是‘小花帽’，是小孩子戴的帽子，他们是骗你玩的。”听娘这么一说，桥官方才破涕为笑，屋里又是一阵银铃般的响声。

童年时的桥官，最喜欢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看从门前淌过的小溪。浅浅的、清清的溪水由南向北流去。小鱼儿在水中游荡着、玩乐着，忽上忽下的，可爱极了。桥官看着看着，便想去抓小鱼儿。每当这时，凤藻便让他坐在身旁，桥官不得已，只好坐在母亲身旁，怔怔地望着小鱼儿出神。一抬头，忽看到对面的姐姐，也不知她们在做什么游戏，只听二姐、三姐说唱道：“君住湖之畔，我住海之滨。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桥官看到姐姐她们玩得好高兴的样子，便嚷着让妈妈也教他，宗周站在一旁，这时双眼早眯成了一条缝。

桥官一次跟母亲学完数数、习字后，便央求爹爹和娘给他讲个故事，二姐、三姐也在一旁附和着，凤藻无法，笑道：“好啊！娘今晚就给你们讲一个抚仙湖的传说。我们老百姓平常都把抚仙湖称作‘下海’，相传在很久以前，抚仙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坝子，有很多户人家住在那里。有一位老奶奶没儿没女，孤身一人，靠做些小生意为生。一日，街上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帮人算命要很多钱，直到太阳下山时也没人找他算命。算命先生看到老奶奶很是辛苦，便走到老奶奶身旁说要帮她算个命，而且不收分文。老奶奶推辞不过，却听算命先生说这地方不久将有一场大灾难，老人家在此摆摊卖货，可千万要留神对面寺庙前那对石狮子的眼睛。若狮子眼睛一红就得赶快往山上跑，这样就没事了。这时，在一旁看热闹的人也听见了，有人很害怕，也有人说算命先生是个疯子，大可不必相信。老奶奶心地善良，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天天注意着石狮子的双眼，偏偏有两个可恶的孩童知道了此事，趁着老奶奶卖东西之时把狮子的眼睛给染红了。

老奶奶一看不好，扔了东西拔腿就跑，说来也真是奇怪。才跑出城门不远，刚刚还是大晴天，转眼间乌云滚滚，下起了暴雨。城也开始下陷，地面喷出大水柱。老奶奶往前跑着，哪敢回头！洪水就在后面追着。实在是跑不动了，便坐下歇息。回头一看，那洪水也怪，来到老奶奶脚跟前也就停住了。只是城已经被水淹没了。过得些日子，就变成了现在的抚仙湖。据说，在天晴无风的日子，还能看到海底的房子呢！”桥官和姐姐们听着这古老的传说，不知何时也悄然睡去。

这日晚上，村里要唱戏。桥官和父母、姐姐一早便到大寺里面听戏，这戏唱的正是《窦娥冤》。眼看窦娥就要被处死，桥官急道：

“娘，他们为什么要杀死窦娥？她是坏人吗？”凤藻笑道：“因为窦娥被冤枉杀了人，所以被判成死罪。”“为什么要冤枉她呢？”桥官问道。“这个？”凤藻一时无语。忽听宗周在一旁说道：“桥官，等你长大后就会明白了！”桥官似懂非懂地听着，却又跟着戏台上唱了起来：“为善的受贫穷更短命，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哎，只落得两泪涟涟。”一旁看戏的也被桥官逗得笑出声来，宗周和凤藻望着桥官早笑弯了腰。二姐姐、三姐姐向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别再唱了。桥官哪管这些，扭头又问道：“娘，窦娥说六月飞雪，是真的吗？”凤藻笑道：“我不知道，快看戏吧！”桥官不由瞪大眼睛，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京城又是大比之年。这日一早，只听靳凤藻笑道：“宗周，前几日听袁夫人说袁恩龄就要上京赶考了。”曲宗周笑道：“正好宗周也想去趟袁家，一来对恩龄上京赶考表示祝贺，二来想把三囡这婚事给定了，也不知凤藻是如何考虑的？”靳凤藻笑道：“当日所说的不过是句玩笑话，因二囡已许婚于大街村的段氏人家，若能和袁家订下这门亲事，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情。”曲宗周笑道：“宗周深知自己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加之瘟疫的传闻越来越多，宗周只恐不能好好照顾你和呵护孩子们长大，又恐族人为谋家产而害幼子之命。宗周一想到这些，心里也是深感不安。”靳凤藻笑道：“一大清早的，竟胡思乱想些什么？”曲宗周叹道：“如今正逢